

金史

〔史四十二本柄百〕

# 元正本金史

三十二冊

翻刻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年八月初版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者

上海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列傳第六十九

金史一百三十一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事兼書右丞相監修 國史領 經筵事都總裁臣 脫脫奉

勅修

宦者

梁珣

宋珪

潘守恒附

古之宦者皆出於刑人刑餘不可列於士庶故掌宮寺之事謂之婦寺焉東漢以來宦者養子以繼世唐世繼者皆為閹人其初進也性多巧慧便僻善固恩寵及其得志黨比糾結不可制東漢以宦者亡唐又甚焉世儒論宦者之害如毒藥猛虎之不可拯也金法置近侍局嘗與政事而

宦者少與焉惟海陵時有梁琬章宗時有梁道李新喜干政二君為所誤多矣世傳梁道勸章宗納李妃後宮金史不載梁道始末弗得而論次之惟宋珪潘守恒頗能諷諫宣哀時有裨益蓋傭之佼佼纖之錚錚者也作宦者傳

梁琬本大臬家奴隨元妃入宮以閹豎事海陵琬性便佞善迎合特見寵信舊制宦者惟掌掖廷宮闈之事天德三年始以王光道為內藏庫使衛愈梁安仁皆以宦官領內藏海陵謂光道等曰人言宦者不可用朕以為不然後唐莊宗委張承業以軍竟立大功此中豈無人乎卿等宜悉此意帑藏之物皆出民力費十致一當糾察姦弊犯者必

罰無赦宦者始與政事而琬委任尤甚累官近侍局使及營建南京宮室海陵數數使琬往視工役是時一殿之費已不可勝計琬或言其未善即盡撤去雖丞相張浩亦曲意事之與之均禮海陵欲伐宋琬因極言宋劉貴妃絕色傾國海陵大喜及南征將行命縣君高師姑兒貯衾褥之新潔者俟得劉貴妃用之議者言琬與宋通謀勸帝伐宋徵天下兵以疲弊中國海陵至和州聞琬與宋人交通有狀謂琬曰聞汝與宋國交通傳泄事情汝本奴隸朕拔擢至此乃敢爾耶若至江南詢得實迹殺汝亦未晚也又謂校書郎田與信曰爾面目亦可疑必與琬同謀者皆命執

於軍中海陵遇弒玟與信皆為亂軍所殺

宋珪本名乞奴燕人也為內侍殿頭宣宗嘗以元夕欲觀

燈戲命乞奴監作乞奴諄語云社稷棄之中都南京作燈  
戲有何看耶宣宗微聞之杖之二十既而悔之有旨宣諭

哀宗放鵓後苑鵓逸去勅近侍追訪之市中一農民臂此

鵓近侍不敢言宮中所逸者百方索之農民不與與之物

直僅乃得事聞哀宗欲送其人於有司乞奴從旁諫曰貴

畜賤人豈可宣示四方哀宗惡其大訐又杖之尋亦悔賜

物慰遣之及哀宗至歸德馬軍元帥蒲察官奴為變殺左

丞李蹊參政石盞女魯歡以下從官三百餘人倉皇之際

哀宗不得已以官奴權參知政事既爲所制含恨欲誅之  
未能也及官奴往亳州珪陰與奉御吾古孫愛實納蘭忤  
荅護衛女奚烈完出范陳僧王山兒等謀誅之官奴自毫  
還哀宗御臨漪亭召參政張天綱及官奴議事官奴入見  
珪等即從旁殺之及其黨阿里合白進習顯及蔡城破哀  
宗自縊於幽蘭軒珪與完顏斜烈焦春和等皆從死有潘  
守恒者亦內侍也素稱知書南遷後規益甚多及哀宗自  
蒲城走歸德道次民家守恒進櫛曰願陛下還宮之日無  
忘此草廬中更加儉素以濟大業上聞其言悽惋咨嗟久  
之

方伎

劉完素

張從正

李慶嗣

紀天錫

張元素

馬貴中

武禎

子亢

李懋

胡德新

太史公叙九流述日者龜策扁鵲倉公列傳劉歆校中秘書以術數方技載之七略後世史官作方技傳蓋祖其意爲或曰素問內經言天道消長氣運羸縮假醫術託岐黃以傳其秘奧耳秦人致以周易列之卜筮斯豈易言哉第古之爲術以吉凶導人而爲善後世術者或以休咎導人爲不善古之爲醫以活人爲功後世醫者或因以爲利而

誤殺人故爲政於天下雖方技之事亦必慎其所職掌而務旌別其賢否焉金世如武禎武亢之信而不誣劉完素張元素之治療通變學其術者皆師尊之不可不記云

劉完素字守真河間人嘗遇異人陳先生以酒飲守真大醉及寤洞達醫術若有授之者乃撰運氣要旨論精要宣明論慮庸醫或出妄說又著素問玄機原病式特舉二百八十八字注二萬餘言然好用涼劑以降心火益腎水為主自號通元處士云

張從正字子和睢州考城人精於醫貫穿難素之學其法宗劉守真用藥多寒涼然起疾救死多取效古醫書有汗

下吐法亦有不當汗者汗之則死不當下者下之則死不當吐者吐之則死各有經絡脉理世傳黃帝岐伯所為書也從正用之最精號張子和汗下吐法妄庸淺術習其方劑不知察脉原病往往殺人此庸醫所以失其傳之過也其所著有六門二法之目存於世云

李慶嗣洛人少舉進士不第棄而學醫讀素問諸書洞曉其義天德間歲大疫廣平尤甚貧者往往闔門臥病慶嗣携藥與米分遺之全活者衆慶嗣年八十餘無疾而終所著傷寒纂類四卷改證活人書三卷傷寒論三卷針經一卷傳於世

紀天錫字齊卿泰安人早棄進士業學醫精於其技遂以  
醫名世集註難經五卷大定十五年上其書授醫學博士  
張元素字潔古易州人八歲試童子舉二十七試經義進  
士犯廟諱下第乃去學醫無所知名夜夢有人用大斧長  
鑿鑿心開竅納書數卷於其中自是洞徹其術河間劉完  
素病傷寒八日頭痛脉緊嘔逆不食不知所為元素往候  
完素面壁不顧元素曰何見待之卑如此哉既為診脉謂  
之曰脉病云云曰然初服某藥用某味乎曰然元素曰子  
誤矣某味性寒下降走太陰陽亡汗不能出今脉如此當  
服某藥則効矣完素大服如其言遂愈元素自此顯名平

素治病不用古方其說曰運氣不齊古今異軌古方新病不相能也自為家法云

馬貴中天德中為司天提點與校書郎高守元奏天象災異忤旨海陵皆杖之黜貴中為大同府判官久之遷司天監正隆三年三月辛酉朔日當食是日候之不食海陵謂貴中曰自今凡遇日食皆面奏不須頒示內外海陵伐宋問曰朕欲自將伐宋天道何如貴中對曰去年十月甲戌熒惑順入太微至屏星留退西出占書熒惑常以十月入太微庭受制出伺無道之國十二月太白晝見經天占為兵喪為不臣為更主又主有兵兵罷無兵兵起鎮戎軍地

震大風海陵以問貴中對曰伏陰逼陽所以震也又問曰  
當震大風何也對曰土失其性則地震風為號令人君命  
令嚴急則有烈風及物之災六年二月甲辰朔日有暈珥  
戴月海陵問近日天道何如貴中對曰前年八月二十九  
日太白入太微右掖門九月二日至端門九日至左掖門  
出並歷左右執法太微為天子南宮太白兵將之象其占  
兵入天子之廷海陵曰今將征伐而兵將出入太微正其  
事也貴中又曰當端門而出其占為受制歷左右執法為  
受事此當有出使者或為兵或為賊海陵曰兵興之際小  
盜固不能無也及被害于揚州貴中之言皆驗大定八年

世宗擊毬於常武殿貴中上疏諫曰陛下為天下主守宗廟社稷之重圍獵擊毬皆危事也前日皇太子墜馬可以為戒臣願一切罷之上曰祖宗以武定天下豈以承平遽忘之邪皇統嘗罷此事當時之人皆以為非朕所親見故示天下以習武耳十年十一月皇太子生日世宗宴百官于東宮上飲歡甚貴中被酒前跪欲言事錯亂失次上不之罪但令扶出

武禎宿州臨渙人祖官太史靖康後業農後畫界屬金禎深數學貞祐間行樞密院僕散安貞聞其名召至徐州以上客禮之每出師必資焉其占如響正大初徵至汴京待

詔東華門其友王鉉問禎曰朝廷若問國祚修短子何以對禎曰當以實告之但更言周過其歷秦不及期亦在修德耳時久旱祈禱不應朝廷爲憂禎忽謂鉉曰足下今日早歸恐爲雨阻鉉曰萬里無雲赤日如此安得有雨禎笑曰若是則天不誠也天何嘗不誠既而東南有雲氣須臾蔽天平地雨注二尺衆皆驚嘆尋除司天臺管勾子亢寡言笑不妄交嘗與一學生終日相對握籌布畫目炯炯若有所營見者莫測也哀宗至蔡州右丞完顏仲德薦其術召至屏人與語大悅除司天長行賞賚甚厚上書曰比者有星變于周楚之分彗星起于大角西掃軫之左軸盖除

舊布新之象又言鄭楚周三分桀當赤地千里兵凶大起  
王者不可居也又曰蔡城有兵喪之兆楚有亡國之徵三  
軍苦戰於西垣前後有日矣城壁傾頽內無見糧外無應  
兵君臣數盡之年也聞者悚然奪氣哀宗惟嗟嘆良久不  
以爲罪性頗倨傲朝士以此非之天興二年九月蔡州被  
圍亢奏曰十二月三日必攻城及期果然末帝問曰解圍  
當在何日對曰明年正月十三日城下無一人一騎矣帝  
不知其由乃喜圍解有期日但密計糧草使可給至其日  
不闕者明年甲午正月十日蔡州破十三日  
大元兵退是日亢赴水死云

李懋不知何許人有異術正大間游京兆行省完顏合達  
愛其術與俱至汴京薦於哀宗遣近侍密問國運否泰言  
無忌避居之繁臺寺朝士日走問之或能道隱事及吉凶  
之變人以爲神帝惡其言太洩遣使者殺之使者乃持酒  
肴入寺懋出迎笑曰是矣使者曰何謂也懋曰我數當盡  
今日尚復何言遂索酒痛飲就死

胡德新河北士族也寓居南陽往來宛葉間嗜酒落魄不  
羈言禍福有奇驗正大七年夏與燕人王鉉邂逅於葉縣  
村落中與鉉初不相識坐中謬以兵官對胡曰此公在吾  
法中當登科甲何以謂之兵官衆愕然遂以實告二人相